



鹿裘石集卷第十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帳詞

壽太倉王相公七秩

經星清朗三象正太符之階化日舒長九圍躋
仁壽之域蓋聖佐動闕聖聽暨福祿之攸同
惟帝臣簡在帝衷諒神明其默佑無疆稱
慶有赫具瞻恭惟太師老相公閣下良弼賚



箕真人誕昴稗 累朝之威靈英爽出贊予
一人罄大海之沆瀣渺瀰特王茲百谷開誠廣
益本正直率歸平康同寅協共載清淨守以寧
壹當曩時七豷之任猶稽應卜於庚橫念今日
羽翼之功豈待借籌于商皓雖 睿主自知建
國本以長以賢必大人為能格君心克明克類
不形聲色措 宗社于泰山磐石之安但竭絲
毫置我躬于喜風怒靈之會在四方遙聞其風
采祝履素以考祥即 九廟俯鑒其貞忠啟

乾宸之獨眷惟恐去 朝廷一日兩命使而召
還尚懷愛親舍餘年三上書而請養 衮衣在
侍振斯舞綵鶴鳴珍饌分供異彼聞笳魚躍合
始終而節備衆咸謂處實賓名兼家國而道存
吾更慕因忠成孝體猶龍之妙德時見時潛垂
詒燕之不謨文孫文子襲圖書于戶牖依然映
東壁載踐蓬山紹鼎鼐為箕裘宛爾魁南宮薦
升槐府粵旦樹元勳于王室宜拜後之有魯公
若尹格一德于皇天迺嗣前以相伊陟誠極古

今之盛事實協中外之輿情來四牡方詠皇華
趨里表謙謙之美奉朋尊以介眉壽登堂承衍
衍之歡金虎司期踰中元而生上相玉雞應
瑞遯仙胄而行玄宗滄浪先王治雲林蚤列龜
臺丹簡桐栢且嬉游塵界仍歛緱嶺瑤笙積閱
閱以酬庸二十四考歷混沌而中處萬八千齡
曰老而傳俾爾昌俾爾熾從心所欲右中矩左
中規八景飛輿翩其陸行之真侶七旬賜杖
允矣熙朝之羽儀鼎祚等夙講通家繆參侍

坐懷鉛握槩繪天地者難為工捧螭酌羸飲江
河焉咸自足拜手而恭酬康爵良謝雲腴揚眉
而竊効拊瓠共宣霞唱尚願公用錫純嘏冀厥
邦永孚于休其詞曰

綰日眉龐望雲心赤整乾坤更開闢急流早泛
五湖舟微垣猶正中台席願留公畢公高召公
奭王謝江東風似昔韋杜城南天近尺鳳沼
鸞坡燦奎壁傳家七葉珥貂蟬行年七袞神姑
射調千秋酒百榼雙瞳碧右調千秋歲

大中丞徐公平羌奏凱詔拜少司馬兼賜
恩廕

聖武誕宣天眷特厯西顧睿謀密贊師貞總握
中權蓋雖耀德不觀兵先王雅訓而必明刑以
弼教哲佐鴻謨自臻不世之奇宜應非常之賞
台垣交朗井絡騰輝恭惟師相大司馬華翁徐
老先生閣下大德不官沈幾先物南方文學魁
多士蚤擅菁華北斗人倫別九流咸飯藻鑑偶
分藩于侯服泰岱為四嶽之宗再肅紀于神臯

京兆稱三輔之長歷剔滋久聲實具昭緣彼冉
駘本不毛之鬼國眇茲簇長敢反噬于我疆素
恃性如犬羊終焉匪茹漸薦食同蛇豕蠢爾即
讐始尚山藪務藏庶內汙而含垢寧知癰疽必
潰致姑息以養姦迺茲方叔之壯猷中丞是陟
式沛周王之恭怒下土用孚授鉞登壇君不制
將于閩外陳圖立表虜已在吾之目中爰振旅
于徂冬殆順時而行殺輒奏功于仲夏詎淹日
以老師號令則山嶽不移士知信勇呼吸則風

雲猝變兵貴速神萬里洮江信投鞭其可斷千
尋雪嶺將積甲與俱齊兼之東擊西糜破三窟
以盡追狡免抑且舍逆取順開一面而不誠前
禽遽使羊卜鳥言之區日臨月照殲厥鹿駭鯨
吞之衆煙滅灰飛振古尠聞于今為烈粵若吳
公伐蜀八戰八克笑地險之空懸更傳諸葛渡
瀘七縱七擒喜天威之遠屆在始雖落落難合
而終則巍巍有成顧心猶謙讓未皇臣何力也
論功在發蹤指示帝曰都哉其丕嘉匡國豐勛

式親被康侯晉錫桓桓司馬崇班首出于庶僚
矯矯荀龍餘慶永延于孫子况乎難兄難弟蠶
叢與鳧繹爭鳴暨以聞禮聞詩磨趾共鳳毛錯
采是蓋合萬邦而為憲文武兼資行當參七政
以調鈞經綸翳賴某不佞樗材未植苴蜀後生
敬遡霓旌每切維桑之慮捷飛露布新乘破竹
之機幸因執事名鄉遂獲恭逢盛事拜戟門而
高懸大纛擬挂旆于天山搦管城而薄獻微詞
冀勒銘于燕石其詞曰

捷書飛報交川道北極回西笑千官環珮紫宸
趨喜色六宮春曉玉帳功成金城謀定整頓乾
坤了 五花雙鳳銜天詔萬里軍容耀拜超司
馬詰戎兵帶礪山河永保台階平陟雲臺首畫
歌頌歸元老 右調御街行

疏

蘇州府虎丘靈巖寺重修千佛閣募緣疏

代申
相公

竊自瑞應恒星始表希有之寶象化敷震旦常

轉不二之金輪移飛鷲以成峯望崇薨之鳥跂
會羣龍而開藏瞻豐碣之扶螭蓋世尊方便廣
行集衆資共修勝業聖人神道設教假佛力用
暢王風利益最弘流通已久惟南朝稱寺四百
八十皆蕭梁多寶之場迨東吳量澤三萬六千
悉伽毗聚沙之地茲虎丘之雲巖者肇基有晉
標軌皇明本云海湧孤峰實屬元琳別墅皈依
正覺捨作仁祠襟帶名區傳為上刹臨池劒窟
獸王跋踞而精氣騰近澗錫飛鶴子淋漓而清

聲遠設千人之講坐片石點頭具四大之威儀
十方稽首至如城隣睥睨路半由旬袵服輕車
楊柳曉風之外踈簾畫舫桃花春水之間歌謳
與梵唄齊音團扇共方袍雜采迺慧鏡豈疲于
累照媼非妍妍非媼若法蓮不染于污泥色即
空空即色是謂諸天神境洵哉欲界清都爾其
有千佛閣也越昔當 文皇之季年一旦睹覺
王之出世翕連正殿特建麗譙妙相中峨凡月
面日姿可使見形入道應身徧示或象牀獅座

定宜接足興心九成摩窳堵之顏鳴鐸遙聞十
里百尺挺阿蘭之表心燈普照雙林合一智而
同塗無先無後在千真雖異跡不執不常顧數
極必窮適丁末候至魔生有累寧免波旬風脆
琉璃椽棟難安怖鴿塵虧瓔珞危龕真見盤螺
頂禮卍字以何由既幸遺髭留影未涉三災之
不戒似應革故鼎新歷此成住壞空即刹那頓
成小劫念彼慈悲喜捨從無量誓願弘薰某溝
會持樞蒙恩予告津梁久倦向游宦海者有年

巾拂時來初蔭慈雲而結夏繆叅居士之號果
在人天徒現宰官之身位非佛地爰是本山住
持通密率摩訶僧祇合掌敬白矢計發誠將圖
改作旃檀俾彌天載造冀欲振揚象教令智日
重升而十藏未豐誰越貧窮之海七寶多匱詎
睇羊鹿之車叶人鬼而與謀須財法之兩施上
自達公長者以下及吃粟尋香等善知識饒則
百純千錠以乏則半菽一麻俱大因緣力破貪
癡論一切原非真有無分人我在萬行樂受同

歸鷲引繩而龜持泥一心輸與曲豔宣而斜光
入祇奉安閒茂苑長洲面面孽姑胥之秀麗紅
函白繖層層吐舍利之圓明何止錫金紫于斯
丘頓還舊觀抑且被丹青于淨域永結冥慈以
色不可見如來固知諸相非相于意亦甚多福
德竟滿三千大千散華方驗來因吾請盟于韋
馱尊者闡提示亦有佛性君其問諸竺道生公聊
藉乘韋之先伸由權成攝深媿捷椎之未擊語
善無奢蚤署芳名比靈山之遠固式鐫高頌等

香閣于嶙峋

孟蘭大會疏

人靈萬物有覺卽心教列九流大乘是佛在末
俗有藩籬之隔于本宗無爾我之分漆桶打開
便見混元世界蓮花摘下要知無極機械象從
欲裏安身誰肯塵中着眼九華上座辭親滅性
已脫跡于披袈捨妄從真擬離形于洗鉢植遍
菩提之樹踏平苦海之波竊見本年七月十五
乃地官赦罪之期是日連救母之日溝渠餓莩

仰慕夤緣艸木孤幽注懸超拔破光明于冥暗
接淪沒于坦夷燈浮孽水之迷淵食施枉亡之
游魄津梁長架有路可登舟楫盡完無川不濟
念空囊之莫罄計結會其可成勸助萬人銷鎔
千劫善男信女同發慈心長者宰官共成勝事
青蚨白粲惟從大屋將來尺帛寸香悉聽諸門
擲下要利則流泉布地求名則魁象近天嗣續
惟艱抱送麒麟于釋氏沈疴未脫責成造化于
小兒孝子順孫薦先祝壽哲夫賢婦度難延齡

立見靈通咸如初願澤雖涓滴福不唐捐廣培
今世之善根永結他生之正果

栢觀寺募建觀音閣疏

觀音菩薩用自在神力遊于娑婆世界善應方
所普救衆生茲文脊固高士栖隱之鄉栢觀亦
大士權攝之境比丘道樂頗勤戒律矢修檀能
稽首而白在里諸宰官居士優婆塞優婆夷願
以一莖草剏樹帝刹以一丸泥莊嚴法身夫聞
其音聲尚悉解脫稱其名號即獲希求而况架

寶閣于重霄布金沙于淨土福聚如海豈遽唐
捐功積猶山定為依怙世尊諒不誑語持地可
作證盟

西樂菴募緣落成疏

西樂菴者直宣郡之兌隅蒼然平楚界敬亭之
庚境萃爾危岑郊負郭而日陟輕便景因人而
時增妙勝近窺檠禪師之遺井具足神通遙尋
裴相國之舊居尚傳護法蓋西有淨土適號樂
邦而南無阿彌能除苦集菴主沙門性果不立

文字專習薰修托鉢徧舍衛之城廿年徒跣徧
袒敷楞嚴之座萬衆捷推卽今頭蓋一茅固久
甘于染削越昔笑拈五葉亦多事于莊嚴故欲
得聖教紹隆自宜置道場安隱計殿堂以臨門
闕鳩度載興緣甃甃而飾丹青鴻規少拓竊顧
衣珠雖繫詎云四寶在懷猶冀影石常存佇望
雙金出掌况為山止虧一簣進力非繁譬累臺
幾及九成因高更易屬且官清民頌真饒利益
人天家給歲豐咸喜瞻依佛地弟子證明智日

迴向薩雲尺疏先陳寸絲不挂伏願諸善知識
念因果其相乘發大慈悲兼財法而鈞施擷鄧
林之片葉頓令樹蔭菩提酌溟渤之半蠡定使
池開功德毋用遽疑有漏應知弘導無方卽此
刹那福歸如海何須永劫報悟聚沙必不唐捐
試攝他心于檀信原非奢誑請觀吾舌之廣長
黃池勝果寺新造五百羅漢募緣疏

宣城郡北距百里而遙有鎮焉當舟車之輻輳
號曰黃池介寧太之郊垵籍皆赤縣舊為仁里

家傳長者之風亦是樂邦人脩居士之行蓋緣
一乘三刹獲遂皈依以爾緇服素衣都隨唱導
其首稱勝果寺者盛于當代肇自有唐歲啟講
壇提法網于義海時開律席申梵網于戒山頃
焉共結彌天之淨因新營寶殿忽叅滿月之好
相重覩金身聞儒童菩薩光淨侍立者三千在
我佛如來羅漢從游者五百始厥造階緣之有
漸以境生心然而廣威惠于無邊由慈得力或
游戲三昧履巖嶮若坦途本具足六通絕波洄

而利涉迺茲像設之未備慨彼瞻仰以徒勤主
僧悅公法門龍子禪窟獅兒念應真之隱見靡
常遷儀鮮遇必名工之裝鑿畢肖幻貌普觀腦
髓何辭所願誓弘善事毫毛衆施修檀廣寫殊
形越攷正信之徒類假絕倫之技李伯時繪偕
釋貫恐爽畫圖楊惠之塑奪僧繇巧施土木固
云諸相非相凡為老為少無關實相嘗說真空
不空即作怪作奇豈礙虛空將使晏坐飛行恍
默承其聲影若移天台衡嶺倏冥識其往來則

玉谿即功德之池而楚城猶化度之境矣夫今願行之興也彌陀接引創奉者原雷氏之竹林應供徇羅勸成者嗣唐家之棣萼而余從弟海藏月邦談齊豎拂誼等同衣行衛經逢讚歎歡喜譬他宰堵猶餘一級功虧屬我楫椎敢代十方疏白竊邁平交而酬禮尚可有無相通逮感佛乳而報恩自宜財力兩捨憶往丹青示夢失侶且能得朋于斯金碧聯行植因定還證果况謂矩羅尊者分居南贍部洲獨慙慧業文人請

據西方公案言無所誑福有攸歸

西樂菴挂幡疏

皈誠西樂頂禮南謨敬施七尺綵幡四角金鈴高級親繡九層華萼雙條寶帶交騰占心動以非風禪機叅稟放毫光而映日佛影飄搖霑百和之名香裊裊拂祥煙于仙蓋組卍文之梵字絲絲垂甘露于神針惟願世綿有道之長蘿圖鞏固人享無量之壽蔗境康寧凡在瞻依悉饒利益

宣城風義疏

夫平陂相倚世無久泰之期興替互乘家有式微之運故扶危拯困以輔天道之難周而敬梓恭桑殆本人情所自致故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敬亭乃一鄉之先達實累朝之舊臣父橫玉而子握蘭光依北闕屋飛薨而田連陌雄據西城羅綺從風半選金屏傾國軒車映日爭來珠履盈庭在輿儻亦氣可薰天卽城塹且脉幾絕地蓋當其盛也善建不拔永言

若帶礪之堅暨其哀也維命不常舉目有山河之異昔詠振振于麟趾皆謂清門縱圖姣姣于兔營更迷故穴資身無策或族象而食貧束手旁觀由豢養而業廢今若其曾孫張君廷陞者為戶部副郎公乾之孫長君煌之子末遭滅劫頓值窮緣挂百結及一絲誰追念同袍與子遇三旬則九食肯遽起蒙袂之人夫妻對泣于牛衣虛稱擁被父子垂涎于魚釜頗怪休糧嗟乎高臺曲池孟嘗君興哀牧豎豈珊瑚寶玦杜少陵

鹿巖石室集卷之八
致嘅王孫况人董亡于百年姓名可識計澤雖
斬于五世苗裔猶存伏惟宣邑先生長者推厚
黨勤類之心察嗷饑號寒之狀不過費閣下一
朝之享輕似拔毛便能活邑中八口之家重如
返魄比覩鄉耆沿戶坐索去思之碑錢兼聞僧
行叫街乞化來生之藏寶冀酬交于當路倘要
福于往因何如不望報而施恩益見非有意而
為善共茲義舉跂我仁賢謹疏

白事

勸義白事

宣城縣知縣某敬白于通邑鄉紳及諭我耆庶
伏念今茲夏五之交適直陽九之數靈雨彌月
橫流稽天本縣方其時履任也乘濤犯險已切
予傲之虞觸目隱衷更負已溺之責况肥蠶繼
商羊而作崇鼃產與龜坼而疊菑在眼前雖僅
支吾穀價漸踊計將來決多流徙菜色可知本
職徼天之幸上而仰奉督撫之規則款款推心
近而親承郡尊之德音諄諄提耳雖不敏矣竊

願從事于斯非曰能之敢遂借助于衆顧凡庫
羨已作糴資有司者既不強發巨室之蓋藏緣
充飢而割肉又不輕入罪人之罰贖輒用穀而
代金實念餓殍之殘糲腹以待倘除募勸以外
何力可施再拜以求冀行募者廣維桑之閔卹
毋辭勞苦三沐而請望受募者斥半菜之贏餘
大破慳癡諒士夫豈俟多言定當無為為善即
黎庶自圖陰德亦必力行行仁蓋上之體下也
題賑題蠲本意寬一分使下受一分之賜則下

之助上也或稻或價固宜早日俾上慰一日
之懷至若降祥降殃載諸易訓有因有果具在
釋文此皆感應之恒然奚假官司之贅列至若
固為封執付痾瘵于罔聞陰欲阻撓視疏牒為
虛設顯非良善別議科條幸鑿丹忱無孤白事
贊

怡怡堂贊有序

昔儒言誦出師表而不蟄然奮忠者非人臣也
誦陳情表而不油然思考者非人子也今恭誦

學臺史公怡怡堂編而不僂然脩悌者非人兄也亦非人子也是編卿大夫士所為序記歌詠及託象設圖固且纚纚大備奕奕鉅典矣而贊之體雖有其目尚缺其詞小子構昧竊于斯樂觀其成樂則生惡可已殆不知手舞足蹈又何知贊一辭之不能也敬為綴末而彊名之曰贊贊曰

詩稱孝止書云友于天之嘉命民之秉彝猗與史公大猷允綏出則烈烈入則怡怡烈烈在朝直道如矢怡怡在庭鞠弟子子兄兮惟怙嫂兮惟恃顧我復我食爾訓爾因弟廣惠移孝作忠墉高射隼路辟稟驄波澄湘漢烽息秦雍璽書賜履舊京鎬艷曰大宗師察倫貞教彼都人士是則是倣化自躬行風先文告猶我宣尼及門速肖踐台輔鼎親顯名揚墀筮叶奏芝桂垂芳澮舒琛采河出榮光千支一本永賴斯堂桐川三瑞贊贈廣德守姚江邵公并序邵公之守廣德政通人和上最矣于時有岐麥

馴雉白兔之三異焉夫異者以其非恒然而公之政則固有恒也蓋桐川素號難治公壹切以平易近民民與士皆有恒心而無遷異物元氣薰蒸至化翔洽遂溢而見禎符瑞應何異為吾宛陵在州西略旣沐九里之潤覆熹三事之祥光祿葉君任父以其圖來示予因名之曰三瑞敘而贊之鼎祚及任父皆與公稱世講而公與予又嘗為同舍生不敢以調進者也良史氏或有所采必傳公于漁陽中年之間

瑞麥贊

有瑞者麥三穗兩歧漁陽垂詠桐汭重規田畷至喜含舖且嬉旣富何加子曰教之

瑞雉贊

有瑞者翟爰集公庭匪樊自致不擾而馴相啣以樂孚化以仁譽命上逮天下文明

瑞兔贊

有瑞者兔玉質金相窟含皓月林映清霜素心格狡朱目升陽豈貴異物廉白是將

宣城蒼坑茶贊 并序

茶之用至于今而始真昔之末碾湯浮龍圖鳳
箔非其質矣吾邑華陽山有蒼坑密隴故產茶
至于今孫伯揆父子采焙而始顯伯揆事事清
絕其製茶則做大方之於松蘿也色香味三者
具矣而名價乃復倍之醍醐生于酥酪精于酥
酪物理固然亦由人勝茶二品一曰春雷甲一
曰秋露英然春為勝焉秋則園主靳固有抱蔓
之慮價益翔壬子春伯揆屬余為之贊以貽同

好適增湯社一段故事耳恨不使陸鴻漸蔡君
謨諸君見之贊曰

瑞艸先春驚雷甲坼惟華之陽土長泉冽物生
有滋甘芳冒越騎火手焙授法自歛縹碧茸茸
色若初茁精氣所挺為石巖白香出空中還與
鼻接玄味自然了非在舌不可思議默焉妙契
爰報乳恩供佛禪悅活烹淺注以次待客

樂平丞東潭高公像贊

其屹然山者身耶其沈然潭者心耶其燁然虹

者形耶其冷然風者神耶其戢然冠而儼然衿者丞耶其皎然石而鏗然金者丞之名耶嗚呼其明迪功郎高公之真耶而贊者汝南生耶

姚江門山人像贊

淞之濱江門山人蘭其珮葛其中一毛炳蔚片石嶙峋噫帝有虞之苗裔兮步邕斯之後塵則山人所自稱

屠長卿像贊

若濯濯桐上露若謾謾松下風若昂昂野鶴若

冥冥飛鴻若瑤瑤文豹若矯矯雲虹斯人也吾不能一名其彷彿而強名之曰老子猶龍

周慶叔像贊

吾將置子於丘壑而世方急子吾將標子於雲臺而世尚違子有弁峨峨有莒泚泚絳禪碧襦左圖右史優哉游哉聊復爾爾夫夫者誰慶叔周氏

林仙客像贊

而貌孱巖而行蹒跚為今之象坐而嗒然身不

滿五尺而扛九鼎于徑寸之管如椽追北海之
魂而少其潤筆之富把南宮之袂而無其抱斫
之顛其心手適而道勁合則出入祕書率更之
間帝曰此朕五雲之書吏世猶號陸地之跛仙

吳長輿像贊

宛兮清揚此貴者相胡為乎青衿而玄裳碩兮
恢張此壽者相胡為乎阻艾而踰彊胸中有經
緯而無鱗甲目中具神俊而略驪黃或拈弄藻
繪得游戲之三昧常參合文類擅今古之一長

斯人也亦嘗霑灌頂稱佛子曰柰園居士而吾
望于鬢于鬢識其為相國孫吳十郎者耶

從弟次公小像贊

瘦勝肥慧勝癡炯其目頽其頤獨盤礴閒臨池
丹青引藻翰馳全于酒託諸詩就所得已經奇
之人也吾西堂夢見之傀俄狀綽約姿恍兮忽
兮其斯為梅次公者嚶

鶴鳴子和圖贊 為湯伯御司訓父子題像

昨則玄鳥上維命也和則白鳥中相應也仰高

俯晉式勞且敬也伯兮聲聞達天聽也傳厥丹青以人為鏡也我儀象之後咸以正也

自題小像

知是肉身影身知是人相我相但置丘壑之中不問像與不像眼突四海橫空腰瘦一生倔彊文筆枉却虛名書袋多他業障儘從朱墨平章何用丹青形狀合留素紙糊牕歲歲梅梢月上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七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八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引

選刻緣督集引

搏齋先生仕宋為叅知政事亦顯融矣而其事不著以文著于翰墨諸書則緣督集是也然其文于當時亦不著蓋時方禁學而先生之文澤於道德仁義以卒歸於學夫學何可禁也宋社

之墟有繇然矣孰謂文無關於氣運哉今世右文為治學術大明家握靈蛇人窺罔象是集之行如加察雁于渤海耳固何益而余後先生生同里獨感先生之文不著于國禁而國隨以傾世道升降若有機焉至于言能澤於道德仁義又安得不以文稱耶先生之本支微矣故集益無傳余曾氏婿茲來為宣城也屬萬君伯武梅君某某暨余姪世輯略為選而斥奉刻之因系之如此

倚玉集引

紹古自陸平原嗣以謝康樂之鄴中江文通之雜擬而高廷禮之于唐頗有似者然不皆和也張侍御伯大先生望九之齡神清而筆健齒宿而意新乃取唐人近體之尤者一一和之夫寫照者傳其神采則頰毛可加相馬者得其天機則驪黃可略有似有不似弗問矣辛亥之春先生以郵示余命題數語讀一過宛若起唐人于千載而相覲面亦若造先生于萬里而相抵掌

遜云倚玉實則貫珠詎必離之雙美乎先生進而期頤它有所和也予時年七十餘尙未耄當請更端焉

贈盧邑侯入

覲詩引

夫歌以永言叅輿情之鼓儺頌主容告美威德之形聲咸緣感而斯通非無因而強作我君侯盧公苞誕秀容出叅墟汾晉之上符分巖邑臨敬亭宛句之間峻節與疊嶂爭高千尋立壁清操共澄江徹底百尺照心維士風則陽橋斥而

耆碩尊崇正民俗則桁楊卧而簿書希簡閱三年之久何止于綱舉目張合四境之姚盡囿于光風甘雨是月也一陽來復載奏牘以朝天雙闕崔嵬拜冕旒而近日推賜金之盛典晉錫康侯選執玉之仙班泰交聖主蓋江東十郡所未有誠畿南千載之奇逢者也唐兩生遵典承家衍餘芳于棠棣課經侍座沐玄化于菁莪雖高矣美矣或難企及門墻而薪之楨之實由隆施庠校陳請酤而薦祖更望來蘇詠短什而擊

轅用資行李惟駟牡之恐後聊乘韋以居先序
特薄言詩從副墨

長安秋逸引

詠物詩刻比相肖而恒惠損格感興詩標會切
至而恒惠損意頃雁字盛行南中傳入燕吳君
福生試政之暇偶一為之復出象構之思表而
窮象極變可謂工為形似之言然而觀鳥獸校
蟲魚雖學者所不廢非其大者也撫時寓事則
秋興之作興焉秋興八首肇自少陵近代李獻

吉以後踵効之其氣率憤越而辭剗激時使之
然也君躬邁明盛之世列在周行以彼材略何
施不可其氣本沖夷而辭敦裕顧余間闕其微
若有所抑塞于胸臆而言不能宣者殆志士之
概乎始求之深願治之急亦先喆所慎重也今
之時誠多故矣多言則多故奉職循理可以為
治郎潛吏隱可以安身是編目之曰秋逸夫秋
氣易悲而以逸福生固已辨此矣余第知其詩
于格于意有所以衷之兩無損而已

崑崙奴傳奇引

太一生好覽外家言至崑崙奴傳憮然自失矣噫嘻人未易知知人不易信夫惟時上已修禊于宛酒間戲衍其傳為樂府以佐觴政系曰自荆卿刺秦王不中以死而惜者曰其不講于劍術也后多有劍術顯者若崑崙奴亦其人或以本莊生繆悠此傳之屬志怪耳余少好譚劍然未有所遇年十七八見劉大司馬聞客言曾中丞規河套時兩道人事甚奇劍亦誠有術余

獨有味乎崑崙之為人則以其不難為人奴也猶難之難圮上老人授子房一編怒期之其寂後辱以履此其意蓋大較可想云夫彼一品者始以其奴易而卒不可易今世稍見尊輒能以易士士即賤迺不奴若也者心悲之此傳彌一品家而別編直稱汾陽豈傳諱邪汾陽其盛聲色以自汙紅綃一歌伎本不當御且若茲類者先頗著諱何所用也其置勿問固大度欲以崑崙而名為天下除害抑其體然余竊異夫以汾

陽之賢不內悔俾此人終不錄而又不克除徒
持兵自衛余故略損益之傳以十餘年後崑崙
覆賣藥雒易市中古所為劍仙者謂其術精遂
可以沖舉果然乎是余亂之指也

題詞

百男圖題辭

夫善頌善禱宜莫如詩螽斯麟趾振振詵詵皆
是物也然弓禡以祀熊羆以寢蓋冀幸得之而
以通于神明叶之精寤至述玄鳥于天命載翼

覆于誕固亦繇先德焉武陵之源有龍氏者實
稱清門云今大夫龍公司理新都凡五年而政
平刑措儒術飾吏聲隆隆起矣乙酉春而公子
生人無不驩嘖持牛酒賀者東海徐生為其鄰
郡繪百男圖以進而為之題曰昔于定國之先
為吏而獄無冤廼高其門戶以待後之駟馬定
國卒為漢名相以眎于龍公相景響然而公家
在楚衡為五嶽之一太和叅之其治新都則新
都之介有白嶽白嶽又

世皇帝所嘗禱前星秩在祀典者以校于高禩不益合符乎哉龍公善稱詩下士詩不云乎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又曰則百斯男譽髦斯士夫以天命則天應以地靈則地著而與詩之旨復將為昭先德顯矣一圖而三善具焉圖可矣龍納言之胄也龍君他日躋膺仕佐虞廷而羣公振振誥誥以作求其世語亦有之公侯之後必復其舊其尚攷實于斯圖

題吳福生休夏詩

昔大德尊宿每當結夏輒有小叅福生此十詩以休夏稱夷然澹然寄悰名理欲混剝塵廼其氣拂拂時而矯矯望之不能如木雞擾之不能如水牯也者將無微有以闕福生乎雖然以詩至彭澤之冲恬左司之簡遠而其詠荆軻及逢楊開府何勁俠也若香山之遠眉山之曠下筆言語妙天下然于世所為譏稱欣厭者又率無異焉夫之數公皆深于詩與禪而有得者也福生偶有概于衷而託于詩與禪者也其不盡作

黃面瞿曇語而時拂拂矯矯由白面書生氣習者正福生之天真爛熳所繇深于詩與禪者也詩與禪理相契而機相通要之皆非無用者福生其試與極深者叅之余有口杜昆邪久亦鮮所與言詩唯向福生索米汁以此詩侑之爾矣

書吳福生游黃山紀

桃源人言不知有漢尚安知魏晉是後遂無復問津者天台千樹之花萬年之藥乃坐憶人間失之吳福生去家授道黃山芙蓉峰一歸里大

悔曰此何異曹馬之際乎吾日在烟嵐瀑響中初不知有人間世也余視其頂有黃光心影正青霞幾縷自袖出迫之得黃山遊紀焉蓋無險不躋無勝不擊文奇絕處似漢封禪幽絕處似盛弘之鄠道元固往遊者所未歷亦往記者所未有漢武聞方士譚鑄鼎升龍事而歎使朕得從黃帝遊棄妻子如脫屣耳茲山寔軒轅之遺跡邇在封內余輩當褰裳奮登門峰名所為三十六必有福生之不能盡者即有文必遜謝然

鹿巖石室集卷十八
以青蓮于黃雀眉山于廬阜皆有所謝去余福
生目擊道存寧較毛楮間一瓢一笠持此紀為
炬筏幸無道迷中返矣

題三家雜纂

義山才情蓋代風流自熹樊南金鑰之外旁及
此纂豪賢若蘇子瞻王君玉相次續毫若欲媿
美果皆遊戲三昧乎夫道在瓦礫在稊稗何所
不寓而玉化為環玦金化為釵釧餅盤又理所
必至也通此者必能曙事理察物情俯仰咸適
其宜進退不讐于度詎止如李氏之所為足以
戒而已故學人讀書但須辨求益之心耳

金合記題詞

徐武功出治河壑堤屢圯夢告以神龍無欲寤
而臆之曰龍不易神他則皆有欲者也因以計
驅之去而隄成夫海雖百谷王廣利亦豈離欲
界況其女乎王董為鶯兒宣人間之怨慕漁父
為龍女寫泉底之情采各極其態各殫其才不
亦通幽明之故哉至其綴引藍面以戒夫貪而

無制進而不止者則所託遠矣一時雋士若緯
真之曇花若士之紫釵膾炙人口然微傷繁富
是記獨以簡得之所謂共探驪龍子得其珠耳
戒珠記題詞

自世說行毫吻所及輒自斐然何元朗撮近代
之勝而為語林王弼州撮兩家之勝而為語補
彭城瑯邪又先後為之評騭其于晉人之標致
可謂不遺餘力矣巖君是記復摠攝而條貫之
右軍一時寄慨于誓墓千載申志于戒珠清真

瀟灑風調若新蕞山鬱蒼鏡湖激徹歌于斯使
人益想見其父子

神女記題詞

騷纍與日月爭光神女以雨雲著夢后代遂指
大夫之所諷襄王之所遇者而詫以為奇又一
夢矣蘆中人乃復譜出是以夢解夢者也體嫺
雅而口微辭殆以宋玉自命乎至若弔屈懷湘
則又茹志于憂國寓隄于詈余將亦被放之辰
行吟之次以代詹卜耶吾聞之倡優拙楚劍利

是記出倡優且工吾不勝為楚慮矣

丹管記題詞

新都多博雅之士繇文詠書繪至雕幾象數靡所不有然未有以填詞聞者太函先生嘗一染指且苦聱牙它可知已余友汪肇邵太函之宗也幼即扶持客廣陵已入太學為秣陵遊金閶虎林蓋所常往來地以故絕不能操歛音時時把吳姬之袂啣越女之脣倚節和歌微恨元子之聲雌頗媿周郎之顧誤一日感玉壺春與玉

清菴事而更南詞為丹管以記之夫音由心生詞由音出者也五方之民其音各一大較東南之輕浮西北之重濁有相用而鮮兼劑今之治南者鄭氏玉玦而後一大變矣緣情綺靡古賦之流爾何言戲劇尚論者思反所自始則又第以荆劉拜殺為口實本色當家為貌言而一切惟務諧里俗曰何以文為是方厭八珍純采之泰而直追茹毛衣葉之初其能耶否否之兩者雖有間要以與耳食何異肇邵是記質而不俚

藻而不繁語不必銷魂動魄觸籟則鳴事不必索隱鉤深取材亦贍庶幾哉其克衷矣二陵吳越之間必有能譜而傳者子桓有言識曲知音善為樂方楚子而欲齊語也吳越固莊嶽乎

題安雅堂酒令

今之酒牌蓋合唐人之酒令葉子格而倣為之然唐令皆不傳惟手勢啞樂稍存其遺絕自不倫安雅堂酒令一卷曹紹撰載陶九成說郭鮮睹也酒徵以事事系以詩五言清令出其時蹊

徑之外紹當是宋元間人灤東在夔州顧名不甚著古人多晦跡讀書不若今之士游談自炫耳吾鄉酒道流通而不知章程轟鼓喧呶倒裳側弁去昌黎所稱文字飲邈矣是編一二闕謬為之補訂付從子士勸手錄久而士與刻布之易卦凡言酒多隸于坎則酒固危道也夫知安雅庶其無危乎

題程彥明冊

古法之董傳而盛行今者莫若印章要莫不知

有文先生矣迺後名手多出新都予所見彥明則吳人耳然其法與新都未必合而新都之與文先生亦時在離合之間新都工者有二何其一長卿其一何遵字叔度旁通詩性易與不肯校錢刀故愈工愈貧今方客章元禮又遷客之貧者也孰謂廉賈五之哉彥明于其鄉壽承先生取法近工不減長卿倘復似廉叔度也予將賀貧焉

海陽范穆其詩評

衆工方和筆吮墨而獨解衣盤礴此真畫手也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迺致尹夫人低頭而泣此真國色也儻得此可讀范穆其詩矣

書跋

曇陽子書陰符經跋

曇陽子手書陰符經貽學使徐公是經論者以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徐公仕宦至中大夫歸不待年其于法于術用誠有所未竟而茲所可竟者神僊抱一之道爾然其大致則一

矣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有味乎先民之言或謂是受之玄女或謂軒轅氏與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曇陽子居嘗好書是經夫豈以二女自命耶余覆睹所貽王廷尉元美心經鳥跡龍文若出造化其原反終始又必軌于正經余不敏無能知曇陽子敬為徐公跋而歸之

羅伯符書醫無閭碑跋

伯符此碑故緣法平原部署整嚴精采注射正猶光弼代子儀軍耳尚不知李寧遠出塞時得似其家太尉否而余私念寧遠之貴有勳右司馬用巨卿臨填乃以一布衣勒銘也所為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

何仁仲二園記跋

仁仲二記各翔其名狀極力高深柳州有言有奧如者有曠如者園之勝甘露以奧采芳以曠記亦具如之彼梓澤蘭亭平泉雒陽之類霜蕪煙莽讀其文若猶挹曲水之波秉金谷之算偃

印醒酒之石游戲宛雒之間不千載如新乎宗
少文圖寫一齋曰撫琴動操衆山皆響夫圖稱
吟掛不屬之垣則寄之楮素其神易耗其用易
單故惟文之不可以已也余卧而受是記二圍
在我凡席矣

張幼子座右銘跋

座右銘傳自崔瑗先大夫嘗口授余兒時余頗
蒙不肖以逮于彊張次公出此銘見示文約義
宏無減子玉殆切負先訓之媿

張幼子銘箴跋

幼子文麗以則多所可書而休承博士獨為書
其箴銘志念深矣定當與中郎石經並傳耳

張幼子身體十箴跋

幼子十箴進于道矣而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蓋鬼谷先生遺旨也余少好盡言刺舌不免于
口箴猶竊有味焉夫韋之與弦亦各從所佩而
已

張幼子惠山泉贊跋

惠泉甘冽復易致即足以甲中冷諸君子喋喋
不已有爭心矣乃越人方豪為不平于第三泉
而欲翔虎丘其上猶可異幼于此贊奇文蔚起
頗極力于惠與余言則又以中冷實未宜遜惠
余既多楨伯不爭之喻且益服幼于之澄懷無
累也

書金陵雜感十首跋

壬辰春初自北還留滯南都多今昔之感輒賦
此詩夏五過吳門晤王德操相與道故感亦係
之人生幾何姑蘇臺遊麋鹿久矣德操命錄一
通是時梅雨新霽薛校書吮墨調絃來為憇角
登致爽閣附題楮末如此

蕭府君四圖跋

右四圖乃郡丞桂陽張公以貌我府君漢陽蕭
公而屬鼎小子題者也府君守宛陵治行為天
下第一學道愛人躬行而化戶多弦誦庭繡竹
書有隆古之流風焉是圖特賢者以識其大而
已夫圖者模也在昔勛猶必著之丹青銘之鐘

釜以示後模也顧圖之為用顯其為力微當因于文辭以久其桂陽公屬題意乎然余何所足因余嘗見孔子杏壇圖與文翁講堂濟南之授書臨淮之夾鹿今轉相倣效之蓋慕說之爾余郡諸縉紳三老宜家置一幅使後代登吾郡于鄒魯如前所慕說惟蕭公是模亦張公所貽惠矣

書族義疏後

以茲疏而義名也吾甚義之且慨然悲俗焉牧民者不必家給人賜也不違其時不盡其力足矣睦族者不必置田設塾也無攘其有無敗其類足矣迺豈弟之父母恒幸見吾邑而親睦之風何闊焉希覲哉夫惟闊焉希覲也茲疏始得為義矣

黃池撤關碑跋

此府君史公撤黃池權關碑記也當與河內史公之歌並傳爾史公名起欵東越鄞人史公之先有史公名起者魏人襄王時為鄴令引漳溉

鄴以富河內而興民利今史公弛禁已責以惠
宛陵而除民患患與利相乘也除患迺所以興
利而名適與之符顧今持極難反之勢而亢必
不得之威則為我史公者猶難矣夫蒞政有本
濟事有幾上獲下安非可倖致也于時水絡清
夷舟艦游泳睹河功思有躋是碑峴首者世多
好西河書亦有三日碑下嘆名不虛得乎

疊嶂樓詩跋

郡君侯史公既梓行疊嶂圖記示鼎小子且徵
詩焉鼎祚嘗有疊嶂詩數篇固謝不敏不敢以
塵築人因念青蓮天才也登華山落雁峰嘅賞
曰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及誦崔司勳黃鶴樓
詠竟去而賦金陵鳳皇臺古人之服善守勝如
此茲樓也謝李在前敬亭宛句環帶左右予庶
知所自擇矣聊復識此以酌君侯之鄭重

疊嶂樓碑跋

疊嶂樓二碑元廉訪王士熙記固是侏僂長沙
李文正詩亦董流暢它一二以位建耳府君史

唐荊石室集卷十八
公上撮謝李之勝碑之樓而獨孤氏記奇僻有意補闕事也西河書規禊帖而胤醴泉視少師師法猶遠是碑出可以攷文可以飾治而宣之風于是徵焉

君子軒記跋

竹之品曰秀曰勁一之此文得其秀仙客書倣率更得其勁無負此君矣而軒中賓主適符晉賢竹林之數亦自奇然予見葉先生攜一鹿馴擾竹間黃質白章與碧鮮綠潤相依也何不更

為記以甬東傳之稱馴鹿廣文比瘦羊博士乎法書中又當增竹鹿帖耳

屠緯真書林仙客志嚴菴碑後跋

緯真文章言語妙天下晚乃悔其雕蟲刻心入道絕筆茲跋迺與仙客有宿因耳予覽之既切卧碑三日之願且深曝書人日之感

陳郡公啟跋

駢偶之文濫觴于東京而叶律于趙宋真儒碩輔且工為之蓋抒事成文緣文諭志將俾覽者

屋梁石室集卷十八
道爾聽者憬然不直炫綍采調金石而已是啟
郡大夫潁川公篋也往偕計北首次于清源有
同人為關徼所困誅之部使者公為發憤削牘
致不平之鳴使者大驚異下謝而禮之清源距
魯連約矢處甚邇彼義不市帝此義不辱友咸
切倫常其書與是啟當並光天壤焉公政治藻
翰名一世迺有獨以是副墨者無亦感交道之
陵夷且以著文之為用乎談言微中可以解紛
太史公記之矣

陽明先生書草跋

此王文成先生與黃宗賢書手草也天台從游
有兩黃其一為宗誠而宗賢由任子薦登宗伯
則以議大禮申明永嘉合上旨書在嘉靖歲丁
亥是歲永嘉上大禮要略一時新貴矜氣伉論
甚者以猜阻訐撼也初先生與宗誠書云宗賢
寄示禮䟽然古之君子樽節退讓以明禮果若
是為斯道計進于議禮矣此其意誠宛而章時
先生方引疾居東即拜封流言且沸故不得預

唐荊石室集卷十八
議持平若胡端敏之里居焉斷斷休休凡三屬
義蓋大臣之審于進退雖退而憂國其志念恒
若此吾郡尊大梁金公獲此卷命鼎小子識其
後予惟文成書所為萬物一體三代同治者固
我公異日處端揆事也公蚤嚮聖學深于道就
吾郡之風猷亦足以覘矣

書坐隱先生傳後

杜夫子論奕曰精其理可以大裨聖教余竊疑
其言及讀顧太史之傳坐隱先生則爽然自失

也汪先生頗好奕而善之其于九道十勢規繕
決蕩為之揆方為之參變具在訂譜者良可寓
目傳言先生嘗從祝李講性命之學從筌峰受
記禪薊又從呂祖賚全一之號于蕊珠之寤言
是三大聖人之教旨先生皆游衍其端調劑其
用以環應于無方即坐隱直寄焉爾而跡先生
之生平頰首揖志誦學淹瞻多撰術質行峻節
太史公纚纚乎極意發抒咸以為詞無溢美則
壹歸于儒絕詣卓識超然繫表謂藉奕為束心

止念猶有待者也何了悟為今先生爵大夫任
在鹽筴異日以才地 徵入為侍從之臣金溝
清泚銅池搖颺當得劇碁且特以文辭相應較
東方生之俳優畜倍勝焉詎必蒿蘆之下稱隱
哉然余聞圍碁高張䟽遠或遮截爭便或守邊
趨作實寄兵法比者滇失內地遼左虜方警儻
有薦先生待以不次寧復得嗒焉坐隱乎東山
之賭墅漢中之對戲信可人也雖然先生已自
揚宗伯命無無矣若有以為而無以為即為

國家當一面殫力策勛亦直寄焉爾矣

陳崇陽先生遺文跋

明文至嘉隆盛矣遵巖王先生起溫陵猶稱著
所為文致蟬連而詞䟽達殆上本太傳中壘之
陳事下依臨川南豐之切理至數君子之雄于
才者出為兩京或為六季然亦無廢于先生之
為世尊信是時陳崇陽先生則尸祝其鄉先正
先生而簡遠峻潔辭益修事益裁顧以諸生終
名不能走四遠若王先生也者而又百一董存

廼今始表章于我府君次公是亦吉光之片羽
 世有不共寶者乎昔伯仲以文顯者無如雲間
 之二陸眉山之兩蘇若夫名德鬼然並峙固有
 公家之元方季方在先生初不以詞章為也異
 日而我府君位近列若相國縉表其兄右丞之
 遺文于朝此當與王先生之玩芳均備延閣矣
 為跋歸之

重刻警俗編跋

性失而後有刑刑失而後冥祥幽通之說藉以

贊王章禪聖教夫已生衆生皆命也篤親愛物
 皆性也即是編所載溺女擅殺牛 國禁森列
 固有常刑然而當事者三令五申具文耳未見
 有舉法極懲者也彼以橫目忍人蚩蚩熙熙匪
 刑曷創焉豪有力則多援女以厚聘為益惟日
 椎牛佐酒為天子無故所不殺即有殺而莫敢
 尸者以為恒因果感應特可以聳小夫婦子而
 不足警頑福貴人沉豈刑所得加乎吾郡尚甚
 溺女土廣品繁方圓不乏何鼓刀者之接肘于

市以為一日而解九有餘枝也郡大夫溫陵陳公每繇丞署郡篆仁心為質惠而教我往受是編虎林茲圖布之宛上迺兩臺告戒之檄先後下適與事會殆有同然要以使民明而遠于刑咸若其性幽而業銷報盡免于六道之輪轉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刻成公既自為序以余小子家世不食牛命識于末余復得宋一事在宣城者及馮元成大叅一記元成俞安期謝室並吾友也信而可徵

吳福生黃山詩跋

人宜有所不可盡福生歸自黃山初迫得一記耳已從王尚玉得其諸詠遠勝記往余為題休夏詩大胥氏所稱休夏詩名噪者也然彼特感激一時易盡耳此則幽靚沖夷有不盡之致胥氏為天下舉首宰文柄猶亟稱福生之制業郡中無兩是何可一端盡哉夫有所不可盡則盡矣

述

疊嶂樓述

寧國郡治特據陵陽三峰之第一峰天下所號名勝為疊嶂樓者則郡治之東北太守衙署之後也南齊時為高齋謝玄暉高齋閒望及視事諸詩輝映今古世遂以謝宣城稱之唐初為北望樓鄭觀察薰所云齋高今北望而唐人詞詠咸名北樓是已至咸通十二年刺史獨孤霖之記曰郡以谿山著而谿小負因名疊嶂則疊嶂所由來遠矣鄭公以唐大中來碑謝詩于樓西

北隅越百有餘載為宋淳化而理郡姚鉉惜其傾墜遷置綺霞閣天聖初東平駕部者再新其閣分勒謝詩治平中知州宋任復取唐賢若張裴李杜凡屬吟諷並列貞珉不必闕預是樓也余嘗徙倚登眺俛仰今古慨片石之不存幸斯文其未喪爰自南齊迄于昭代尋討誌牒單詞累牘唯涉是樓悉為登錄且首列以圖亦庶遙聞者獲以卧遊後來者可以坐照爾

書宛陵禪菴四則

團圞居士曰杯度而下皆不出宛陵而應化宛陵者也摩騰自天竺賓漢羅什由龜茲入關至于達磨持心印而啟宗門作東土之初祖奚必截蔥嶺以自封距真丹而別畛哉若宛陵之禪衍于南泉暢于黃蘗河東所錄指超詞峻實紹曹溪之法寶豈止宣土之藏金其他雖深淺利鈍不可齊年而棒喝普參悉能弘教開堂即位無所從來帶笠便行亦無所去今董掇其歷宛陵者著于篇

扶風邁陳隋之交備膺宸眷蔚然國師然而高僧不存傳燈無錄固知紀述周洽為難是後敬亭宛句之間宗風嗣興叢林鬱起然亦多東西南北之人而已產自宛陵稱釋門之龍象若大慧師輩則又不就槽廠別坐道場抑機緣各繫于遇或土風能使之然耶彼營士之雙修委化普惠之壹志遺身則宛產者也金公參黃石之略迺終安碧峰之禪即留戾之封隔一塵矣姚恭靖見適于其姊何惑焉

鳩摩羅什言天竺最重文製宮商體韻以入弦
為義觀王禮佛以歌歎為美故學解雖終落情
見而偈頌亦時露性宗宣故少文何望于釋釋
止焉化何論于文在昔唐有清越頗稱翹楚董
存一記宋有守訥唯心淨土餘見一詩可真懷
來之徒眇無徵矣涇川三衲其初又不必里人
也今併行脚宛陵若泐若斌及名碩所為贈釋
者總錄一科亦倣夫荷澤之弘秀西蜀之禪藻
焉

佛力廣大無邊靈異莫測不可思議舉世希有
然而於我法門猶謂妄見大乘者所不尚焉顧
其具足神通抑或徵應光瑞宛陵亦時有之矣
大衆彈指而讚歎初地信心而回向母生上慢
請證冥祥

書青泥蓮花記十一則

女史氏曰多漏之體尋香之人則女曹以焉昔
歐陽文忠知潁州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
常作芙蓉花香有蜀僧曰此人前身為尼誦法

華經二十年一念之誤乃至于此公後問妓曾聽法華否妓曰失身于此所不暇也取經示之一覽輒誦易以他部便不能矣噫嘻精進則性比丘尼悔退則誦法華妓雖有萬行都無兩因慎之哉

沮澤淤泥之地亦有嘉生火燄熱惱之場豈無涼界故護呪散花之衆或本目挑心招之人柳翅蜚骨鑠之靈權示跼屣挂纓之跡蓋一淨念則茶坊酒肆即是道林一回頭但脫械放刀立

成正果彼微彘且能化殼冥合真詮頑石猶知點頭本含佛性而况若而人者乎余撰是記首列禪玄夫亦開方便之門遵歸受之路者也婦終于其所事而忠矣况倡乎彼徐倡之三人者即終事且難于國又何以死焉夫忠及于倡其世亦良可悲矣梁夫人不難于識蘄王爾新親執桴鼓以作士氣而疏夫失機以章軍志所謂勁烈不貳心之臣豈復得辱以巾幗哉則又何論于倡也

矯陳而下或酬恩于知己或務分于窮交旣勝
薛公之市朝盈暮虛復異和氏之僻銅山錢樹
固此曹所鮮能也嚴蘂至吏治榜笞而終不以
一言污蠱士大夫亦誠立名義不侵為然諾乎
朱元晦于是失刑矣彼希濤以死猶烈悲夫
宗伯義翹兒以殉海要其志專滅賊耳不婦夷
生可也余故置于忠義之介督府大度人握槩
更衣何所足悔而夷之且安信賞哉
孝百行之首也故女自有孝經倡雖失行乎其

孺慕固有天性焉而不少槩見則以多祝而似
者耳若新王二藉手復讐亦庶哉葉妙寂矣
倡以色為職而主利者也見金夫則不有躬邁
璧人則爭縈手蓋自昔為然至其陰陽捍闔術
險于山川憎愛寃親情危于泡露故過而不存
庶超蹊徑之外往而不反必墮雲霧之中矣廼
翹然自殉其身而皎然不欺其志者顧代不乏
人焉此詎必彤管受訓于師氏栢舟始詠于共
姬耶夫亦習不能遠性而已

凡倡其初不必淫佚焉或托根非所習貫自然或失足不倫淪胥及溺人之無良一至此爾間有臨中流而海岫遂登薄虞淵而日車始稅即頓漸不同要其從道固一也視彼伏櫪尚翦鬣以充駒抑宜焚巢復將雛而稱鴉不大有徑庭乎至若憐才士則適願佳偶篤交誼則贖嫁文姬旣表風流之標致且殖陰隲之善祥矣余因憶革朝之遺忠其後隸教坊者霍宗伯雖一嘗除籍未盡廓清唯當事者念之哉

妓者技也技絲竹謳舞及琴奕蹴鞠藏鉤而已飛籌紉席善令章則又有都知錄事之目迺姑舍是而獨能吮墨泚毫以文藻自奮此其人非大雅不羣者乎西陵之咏久傳樂府其最著者推洪度楚靚淑姬自後代興時有矣温琬遂疏義孟子比蹟臺卿然余是編悉外之蓋要自有所重焉倡優拙楚劍利慮世者何以彼工為若其嫖節與義從一而終者亦嘗斐然有辭華實相副是稱得全嗟夫彼蔡文姬李清照豈不抑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亦文人哉

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言貴所遇耳師
師之流得而駕者矣彼無擇夫眇與喑見以為
不盲于心而此中實有者乎故曰女無美惡士
無賢不肖

大戒有二其一有所懂者也其一有所負者也
懂則往因負則來果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八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九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策

陝西第一問 辛卯

問堯舜之治萬古為烈而史臣稱之曰其
仁如天其德好生迺當時放流諸人竟
坐不原儻又不純用仁與後之言仁者
夥矣即如人君以至誠仁愛為本仁義

者人主之術此兩言各有主適然豈仁
猶未誠仁之外別有義邪抑其說自相
成也三代而降疇不上嘉唐虞或一二
恭儉仁厚之主有足比隆者否與不然
而其效亦略有可睹者與我

二祖闢乾定鼎先天竝創間亦用重典顧嘗蠲
稅欽刑減服御勸桑農垂軫民隱湛恩
禮郁暨

孝宗皇帝益為累仁而熙運如日中天矣

皇上神謀獨斷又天植仁慈修雩祀賑流移任
老成釋枉抑墨吏權璫輒論如法山梁
藪澤弛以便民 宮府肅清堂階交泰
至仁覃敷太和洋溢何者非義何者非
誠夫管人才賦上林甘泉且鋪張盛美
以明得意況堯舜在上諸士于身親見
安得無濶大其辭而揚厲之也脫以仁
道至鉅 主術多方有所為 黼辰之
助在事者虛襟以受而聞之 上願異

日序於典謨

帝王所以統大握符祈天永命而駿澤際乎九
咳鴻號熙於億禩者蓋必其仁德茂焉夫仁天
之心也肇氣於黃宮冥神於玄籥網緼無息而
鼓動域中百昌所繇以宅生也帝天之子也奠
位於紫極受符於綠圖廣衍無垠而津潤寓內
萬萌所繇以造命也然而仁寧靡靡為文乎虛
而不屈沖而不盈恇恇乎物而不貳者握并包
之宰抑寧煦煦為惠乎約而能張柔而能剛恢
恢乎動而愈出者統變化之宗程河南之言曰
人君以至誠仁愛為本夫仁之真愛由中而發
外處即為誠則誠之德豈謂仁無有欲稍以推
魯濟之亦謂仁者實有其愛必用而不用相忘
何有耳彼縱仁以被民而民弗忘者精誠弗明
也羅豫章之言曰仁義者仁主之術仁義兼施
則享國長久夫仁之運用抑此而全彼處即為
義則義之德豈謂仁無有欲稍以慘礪濟之亦
謂愛者顓操其仁恐制而不制重必難返耳彼

恃仁以媮民而民弗懷者擇術未審也要之創
守殊執貴度衷於聖詰載籍極博必攷信於典
謨堯舜尚矣當其時烈山澤平水土教稼穡勤
勞來授時日同律度量衡何者非仁制五刑宅
三居誅四凶勘九黎戮防風投饕餮渾敦何者
非仁其生也竝蒙其所長養其殺也亦成其所
安全其起福也不知其所以其除禍也不見其
所由稽之無象察之有符精誠內形鮮澤外朗
是故始而明四目達四聰咨四岳及二十有二

牧采康衢之謠質擊壤之歌而不以為勞既而
九族睦百姓平章五品時遜東漸海西被流沙
皆聲教之暨而不以為難黃收純衣乘彤車白
馬袵衣被十二章坐衢室臨總章而不以為泰
卽寇賊奸宄蠻夷不無猾夏庶頑讒說不無震
驚朕師而不以為病迺奇衷之徒輒疑仁者本
聖人偽而有之而崇山三峽幽都堯舜為不勝
天下若仁而偽之飾是偏霸之驩虞也仁而欲
釋於不勝是兒婦人之囁嚅也此豈所語於唐

虞之帝而豈識仁之體哉固其惟精惟危精一
執中之功為有實學其不驕不舒警予其咨之
心為有大本焉三代而降吾於漢得一文帝吾
於宋得一仁宗其德恭儉仁厚其俗殷富敦朴
說者以武帝好事材力俱詘而炎精尚熾且及
見輪臺之悔過為文帝所留神宗偏聽兵賦薦
興而三川不涸猶及待元祐之反正為仁宗所
寄則其效略可睹已顧孰與欽明重華比隆而
與昭明從欲爭烈耶迨於今日蓋萬古而一時
矣我

高皇帝神武雲興

文皇帝智勇天授一膺乾闥之初元一邁鼎新
之嘉惠艾艾草昧龍言服羣器亦間用重典焉廼
其體臣情若手足軫民瘼若痾瘵慨農事之艱
難念軍行之勞費蠲租賜復之詔青莪過赦
之音誠無虛歲殆仁溢於法矣至

孝宗皇帝而繹猷恢緒務秉德懷休養生息俾
弘治之宇宙儼如元氣布濩汪淫無在而不濡

浸灌薰蒸無時而不徹夢然登其民於春臺而
窅然置其民於泰始 皇王必世之期曜靈中
天之候乎

世宗以振銳而纘統

穆宗以恭默而啟謨肆我

皇上躬凝 睿聖撫金鏡而運玉衡抑且性殖
寬仁政尚體要遇水暵則親步雩禱慎讞聽則
婁形奏覆憫吳越杼柚之空而減織造省畿甸
耕歛之匱而發帑金除逋已責集遵渚之哀鴻

懲墨獎廉去逸羣之害馬凡德意出自神明之
舍而湛恩馳於廣莫之鄉玄化流精含生禔福
於鑠哉莫不舉手跂踵慶堯舜之親見而唐虞
在庭內也執事者猶冀效 黼宸之助而屬為
矇之誦瞽之箴意念深矣士也何知惟是仁非
聲音笑貌之謂也聲音笑貌是謂色取而損真
仁非小惠曲慈之謂也小惠曲慈是謂姑息而
遺斷彼自以至誠惻怛之意綰結乎紀綱而以
礪世磨鈍之術維持乎德意如此耳今者捐貲

而翳桑起矣儻山澤猶能為崇而瀛博之蝗未
殄也熱審而肺石虛矣儻獄吏猶貴於太尉而
雲中之節未持也勿以 宮府既清而俾暴室
之微有詠不猶者亦雖雖之一事焉勿以 廟
謨既遠而俾廢格之易籍口封還者亦肅肅之
一體焉批鱗之詰以使過假之或可薄收其報
而大猾則務辨矣壯猷之老以多方致之或可
廣集其思而摯御則務省矣蓋必歛之乎淵蝟
蠖濩之內而游神乎曠竄莽蒼之間推之乎政

行禮樂之鉅而勤思乎蠛飛蠕動之纖愛而能
敦故非色取惠而能威故非姑息即堯仁如天
舜德好生何以加茲而愚竊計堯必先睦九族
然後及平章百姓舜必先底豫親刑于二女然
後及風動四方夫恢仁之用固有次第探仁之
實始自廷闈所為鼓琴瑟以順父母序震艮而
建元良則尤所稱美圖也崇帝王之實學端天
下之大本危微交儆精一互持愚且見協氣均
調太和旁溢敢執管而紀之為典為謨是訓是

則矣

陝西第三問 辛卯

問秦為閔位猶貌言也自長沙著論過秦而秦益誣顧其任人圖政則亦有可簡裁焉秦之霸自繆公始其臣為百里奚由余以逮孝之鞅昭之雎並非秦產且彼有貳焉以來或一見或數語即舉國而聽之何與其貽之效如左券不爽則初非漫然而已當蘇子諷惠文以并諸

侯稱帝而治張儀亦勸伐韓因下二周之郊令天下此亦一奇迺謙謙未遑卒使六國之從成而秦閉關不敢出豈所謂乘機蹈會者邪抑自有說也秦法罰甚必殺之敗不替孟明又顯用之墮軍實矣君子迺許其舉人之壹與人之周焉鄭欲罷秦無令東鄭國之渠中作而覺反因而成之是自敝財力而長寇讐也萬世之利何冀焉故事有近而疏遠

而親幾有闔而捍開而示有緣敗而為
功有因勢而導利變化之朕不可揣搏
諸士秦人其悉秦已事以對而有槩於
中則誦言之以卜他日之應 詔而陳
者何如矣

自古役萬靈壹元化所稱冕藻而王者疇能出
用人圖政外哉顧其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所為
披心腹而託交者類鴻涵駿發之英而酌恒變
以鎔世者得利害遲早之會故多權以達經斷

足持謀垂偉伐於當年而流芬芳於來曆也執
事不及此而但錯綜秦事為問豈以士習秦事
邪夫有國者之任人莫要於任而弗詔責而弗
教也彼百里奚晉之媵臣由余戎之卑虜商君
衛之庶孽應侯關東之逋囚此其人非食秦土
之毛也其主亦非有夢卜之求習故之澤也一
旦遂虛位而授委國而聽其五帝三王之說持
之而不動其愛子寵弟之貴法之而不謙其封
建井牧之遺更之而不賊其遠交近攻之畫試

之而不疑以故諸侯致霸天子歸胙得漸逞其
蠶食之謀統成其虎噬之勢主之責報於臣也
歷歷如數掌之文而臣之讐效於主也一一如
合券之左竊以為猶得任人之意焉當蘇秦將
連橫謂秦天府之國地勢形便士民之衆兵法
之教可南面稱帝矣惠文願以異日也其言曰
毛羽不豐者不可以高蜚文章不成者不可以
誅罰此其志豈果欲厚道德而順政教乎於時
羣雄之兵甲猶未頓而版圖少所折入於秦也

長平伊闕之下未至封觀若丘而秦之威猶不
盡振也司馬錯之勸秦伐蜀也謂拔一國而天
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名實
兩傳又有禁暴止亂之名其言曰欲富國者務
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此其計豈不知下
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如
張儀之為策勝乎於時韓周之與國而周猶天
下之共主也必將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
解於楚魏也卒之蜀屬秦而秦益彊富厚其始

雖從之計成秦嘗十五年不出兵於關而其所
完繕儲養亦既殷矣此所為彊者生於弱而有
餘者生於不足也竊以為猶得圖事之要焉殺
之役輕脫而寡謀是二三子之過爾而繆公則
引罪自己也曰貪人敗類吾實貪以禍夫子孟
明覆用益修政而厚施而茅津之濟晉人相戒
遠避矣竊以為適刑約之衷焉渠之役鄭恐秦
之興事欲疲之無令東耳而鄭國料成亦秦之
利也曰臣為鄭延數年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

功卒使就渠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而關中
為沃野矣竊以為識因變之宜焉夫大臣持柄
獨斷而上不知收非明者所最禁乎况如滕子
而亡或非我族類鞅固座所欲殺而睢已有貳
於其國者也廼秦之主竟以博厚利而饗高名
則所信當所任而大柄有所以收之者彼選策
而進此參調而應操縱開塞可以往可以來故
不困矣疑行無名疑事無功非智者所稱賊乎
假如下二周據九鼎南面而帝豈董與巴蜀漢

中之饒而當機不斷使蕪子之從成而關不通
異日有欺秦之悔也迺連雞之棲不克俱止而
冀闕之服竟取而代之則以其地廣民彊而羽
毛有所以豐之者謀之於陰而成之於陽摩之
於前而符之於後去就遲疾必詞會必抵巇罔
不濟矣事有使功不如使過者孟明之不替緣
其毀而成之是一機也且循表而導流之溢非
所以鼓舞英雄矣有一勞而永佚者鄭渠之竟
役匿其端而用之是一籌也且受間而示敵之

形非所以焚塞垣耳矣雖然不可不審也道寓
乎得失之介而術衡乎成敗之岐是故得則為
秦而失則為三家之瘠魯六卿之擅晉而田常
之盜齊也為彭城東歸之羽許都失擣之昭烈
也成則為秦而敗則為惡惡不去之郭公好行
小義之偃王也為暱鮮卑嬖氏羗之苻堅而納
降侯景之梁武也蓋秦自為賈誼之所過楊雄
之所據而後世愈益早早謂無足術即不得借
以反喻如賈山矣顧天下惟仁與政亦自有不

易言者假令一人之身朝而夷暮而跽何定操
矣朝而談谿谷之理暮而修搏擊之譽何主見
矣或逃而寄聽道路之傳隱而瓌拾房闈之細
或攬秘而中人之陰譎張而順己之黨何示不
廣矣儻責成於久而星榆未周則霜簡已及儻
推擇於衆而紫泥未燥則皂囊已封何適從矣
一命甫布欲反其汗一事方設欲掣其肘何才
之能盡矣淮西之兵議用戰金城之屯議用守
聚訟庭內而築室道傍何謨之未易堅決矣景

風之令其賞未行而雲中首虜之差猥議罰作
何便宜之假矣州縣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
何令之行而禁之止矣將恬娛玩愒之習成而
振刷規恢之念淺將賈奇角勝之氣滋而虛襟
觀理之道昧將固封殖畛之私熾而奉公趨上
之義衰將猜嫌疑貳之計周而濶達經通之度
少此蓋其大較也夫幾微在察其未萌勢重必
不可極返則愚生所欲誦言而不敢罄者也若
秦之前其術為霸雖五尺童子羞稱之吾惟其

任人圖政每祛虛而致實善因事而就名亦有
可備簡練焉耳繇秦而下操術各異至宋興輒
思比德殷周寧秦獨耻然其國勢則弱而不尊
政體則緩而寡効人主知愛惜人才而不必務
殫其用士大夫好苛論崇議而不必博收其功
遂令苟安為後世鑒若以備道全美律之皆不
足為 盛時祝也 要以謀斷兼資經權並運有
古帝王在矣

陝西第四問 辛卯

問太史公挈數千年行事而傳史記廼傳
游俠何津津焉蓋司馬被法其悲憤感
慨多見之文辭班氏以退處士進姦雄
少之顧處士亦不聞孟堅論著也夫俠
以武犯禁放縱於末流而處士釣采華
名偃蹇驕悍則一為戮民害滋甚一為
幻民無所用之然緩急時所常有矣且
其懷絕異之姿儻出一奇籌一策為世
所馳騫而不足者亦獲濟焉即一匹夫

之微而隱然敵國可類測也世不借才於異代彼棲山蹈海自固其志耳有如負超世之望所為振頽風而裨美化亦足多焉即桐江之一絲而繫漢九鼎可俚指也安得與其所修道者同類而共非之哉今往而不返則隱逸為固拘文法而飾躬行則豪俠佞姦此兩者交相刺譏其操趣亦異說者謂宜張萬目之羅總而攝之至銷英雄魁桀之氣而提衡泮渙亦當圖其微權是與否與長安故俠窟谷口之名動京師諸士試鉤擿名實而援古今之殊明得失之數具載於篇

在昔成周之初大道為公上下相順奉法承令各修其職無俠之稱陵遲至於七雄力政爭疆務為豪舉而俠者出矣軒黃以來空同之陽具茨之野繕玄抱漠代有其人無隱之跡寢尋至於季葉難退易進競集市朝而隱者顯矣是俠

生於綱紐之解而隱顯於貪燥之熾也夫所謂
豪俠者橫負材術感慨意氣不侵然諾不伐功
能以立僅一時誦義千里若郭解田仲之倫太
史公津津乎有味乎其人而謂人貌榮名寧復
有既其敝也倨侮草野力折公卿臧命佞姦背
公死黨班固之續傳游俠則惜其不入于道德
放縱末流殺身亡宗皆非不幸既執事亦以為
聖世之戮民宜加擯抑是矣夫所為隱逸者世
賁而邀名至而逃不逐德羶不需利餌如俛於
泥淖濯以清泠若許由巢父之流漆園吏媿媿
似真有其人而謂吾處其實不處其賓其究也
枯甲無靈朽株不藻鼠璞見珍燕石重襲范升
之疏刺處士則薄其偃蹇驕悍釣采華名願與
坐雲臺之下試論圖國之道即執事亦以為清
朝之幻民宜束高閣是矣然而恐非通論也今
搯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稱首顧止於緣勢因力
爾要亦有閭里布衣之雄焉即郭解其陰賊猾
害發於睚眦議者以匹夫之細擅生殺之權是

於法逆無道也至若弦高先察韋而存鄭仲連
蹶千金而抵秦朱家廣主意而季布寬劇孟重
敵國而條候喜此其人未始擔方寸之珪綰半
通之綸也勇以樹節而不為武以犯禁智以出
奇而不為跖以糜軀無論其直志危槩誠皦然
不欺而排難解焚足蹈會而濟緩急豈與彼拘
學曲士卑跡儕俗與世浮沈而已今搦管而科
高士者以被衣為宗顧止於槁形灰心耳要亦
貴舉本偕末之士焉即巢許其洗耳飲犢惡涉

下流議者以耳非駐聲之所流無停污之介是
於道猶未徹也至若商容式而興周干木禮而
藩魏桐江一絲而繫漢鼎之九柴桑五柳而存
晉榦之餘此其人不必要持蔬立斃懷石自沈也
鴻飛冥冥良儀羽於清漢鳳音噦噦實攬輝於
高岡無但其孤操獨行誠皦然不淄而激貪振
鄙足維風而裨美化豈與彼馮生競進寡廉昧
耻與時汨沒而已方茲 昌明四海開闢法令
電張才賢雲涌頓八絃以掩之將夷齊無所待

其清奉三尺而繩之將原嘗無所陳其議是兩者覆何厝意焉愚聞之天下知利之害而不知有害之利也則俠者之利於國嶮而難與期天下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則隱者之用於國緩而難與見夫以其嶮而難與期也重固之使勿通顧其傾身務令多絕異之姿懷奇積憤外無所展設而內有所債張不北走胡則南走越耳夫以其緩而難與期也輕置之若不問顧其恬性沖襟多淳世之具玄纁白璧上愛

靳其禮而下篤奉其身不南山之南則北山之北耳粵管甯成亦任俠者流居常奔走數千家至役民重於郡守却超之聞人欲隱也輒為辦資甚有造其居如入官舍者蓋郡守則五馬貴矣彼市井鼓刀之屬用何術反重之是人心馳騫之大都也謂宜有以收其權矣官舍則通顯居矣彼藪澤閒曠之夫遵何德招納之是人心繫維之一槩也謂宜有以收其望矣故味無論甘若期于適口色無論青黃期于飾觀君子砥

礪名節無論異軌期於各明其志王者鼓舞一
世無論異材期於各盡其長而况乎繩人以公
輸離婁將天下無大匠繩人以后夔師曠將天
下無知音繩人以蒲苴蜚衛將天下無善射繩
人以造父王良將天下皆賤工則遠慮深圖兼
照而集其能者程材之方也度德量力衡品而
當其任者器使之權也故語豪俠則往者中行
說之為漢患張元之為宋西鄙憂可鑒矣請以
方略羅之便毋限科條無拘常格或予以爵祿

羈勒之或策以事功操縱之或出不測之予奪
顛倒之如此蓋博采其偏長之効而亦寓提衡
泮渙之微權語隱逸則近代吳與弼之惇行陳
獻章之卓識可舉矣請以恩禮優之便毋問卜
筮毋問樵漁或以拱璧駟馬先之或以安車蒲
輪致之或以歲時存問旌異之如此蓋厚藉其
裨益之功而亦顯 聖度兼總之弘業此在當
事者恢昭曠之觀破拘孿之格灼物情聚散之
幾鏡世道靜躁之故而陶甄其上斟酌其間殆

庶乎 主勢尊而私羣解進退嚴而道術壹矣
應天武舉鄉試策 己酉

問我

文皇帝奠鼎燕都則薊遼為肩負而幅員南極
于滇煙火萬里雞犬相聞綦隆綦盛凡
二百年於斯矣比者小醜匪茹 神京
戒嚴滇南之警至勤 王赫並世臣而
係夷之亦已凱入然而狼子野心其餘
黨或未盡伏也且建州諸酋猶更桀驁

戰款之議果孰為勝算歟識治者又謂
此皆無足過計而所慮在中原之水暎
不時曠權為累豈其害有烈于宰賽拱
免及奴酋輩耶留都前歲有妄男子圖
為逆尋即撲滅又或以其兵憤而驕有
隱憂焉夫天下勢而已矣顧必有天下
之大機以維衛綰結之此甚不可失也
諸士生畿南行應薦北首矣胸中固必
有甲兵所擘畫措注畜之有素幸為揚

權一二母徒拾武經之遺藩以塞命夫勢有輕重必居重以御輕而後天下之勢惟其所制役機有聚散必合散以為聚而後天下之機惟其所斡旋兵者處機與勢之介而輕重聚散非兵之所得與也蓋勢有形機無形有形者得以按圖而索據情而揆一失勢則終始衡決無形者得以乘隙而投相時而動一失機則上下離潰然而離潰之患猶甚于衡決而握機之猶切于度勢也一恒人能辨之矣我

一祖兩京並建燕京為卜洛之區留京為在鎬之地東北以薊遼為肩背西南以滇蜀為尻尾金陵則踞天塹負吳楚閩廣而臨燕趙齊魯關洛之交此天下大勢也頃者薊門侵掠烽火達于甘泉至九門持鑰而不得下宰賽拱免之為遼左患而建夷之即讐無親背盟挾上當事者且以沃土與之矣于是司馬議兵司農議饟文臣議款武臣議戰而臺省之間又多異議可不謂棘在東北乎阿克一苗酋耳遂至戮辱我官

吏虔劉我士民羅婺之間悉為區脫于是勤
天討而法重臣不可謂患在西南乎誠有如
明問所長慮却顧者愚以為東北之失在過視
而西南之失在易心建夷本受我戎索而來享
來王者也其地不足以當大縣其衆僅足以備
一旅論者輒以為淵勒之流是欲制人而先自
制也或謂宜置大軍于開原以扼北關之衝而
廣設間諜以誘所歸激所併固亦一策之奇者
苗酋本受我羈縻而若存若亡者也其志不在

于亢衡其欲僅驚于財帛王者執以為臣妾之
屬是既入笠而又從招也或謂宜置重鎮于曲
靖以關六詔之咽而明屬有司以寬文法務懷
柔固亦一計之確者近若留都一夫作難百
司為警及中樞過于將萌息於方熾而又以見
過則坐鎮而贊務之謂何愚左輔人也竊嘗闕
京營之鞞韋而跗注者憊而不足使動有破戕
之慮驕而不可使動有脫巾之呼四方之劔俠
逋逃咸淵藪其中而睨伺其外望風塵有鷹擊

鷙發之思焉聞之燕薊都無異此悲歌慷慨當
更倍是蓋國家之輕武功而抑士氣非一日
矣按轡之行鮮聞而杜郵之賜虞以逮夫躬和
戎之樂希曠而首功之差慮必麗之罰豪桀安
得而不解體乎中原數千里非九年之水則七
年之旱非殘于礦椎之璫則困于採木織篚之
役子遷又安得而不圖亂乎夫善醫者不眎人
肥瘠眎其命脉善言天者不察于度次察于璣
衡今以徵雄烈則垂首而嗟以徵衆庶則剗中

而痛人心之散也久矣夫物相遇則成萃渙小
羣則成大羣固天下大勢亦天下之大機也愚
以為掄才宜廣自制義之科外武舉特具文耳
其它材力技射陰謀風角之傳一切不問則何
以聚天下之心漢中行說之教匈奴宋張元輩
之助西下可鑒也愚又以為容民宜急將至尊
之威命黔首特易凌□在彼憤懣不平壹鬱無
聊之氣積久焉施則何以聚天下之心若秦陳
涉之夥王唐黃巢之金統可鏡也之兩者掄材

在內而本兵外而撫鎮恢昭曠之觀破拘孿之格毋以二卵棄于城毋以小法廢大勇亦足以羅跣跑而收佚僇矣若其衆庶之所由聚而有丘之所由則在

聖天子睿思憬悟還久出之使停無名之徵俾宮府為一體而無雍鬲上下為一心而無離潰則渙者萃枿者合而機握響應天下之勢大同矣武王之問太公曰王者簡練英雄夫英雄尚易簡練丘民之聚散其危哉微哉胡可以春秋斫殺事預也愚嘗誦易傳矣何以聚人曰財敢援是為當宁獻不審執事者可轉聞上否謹對

奏疏

敷陳和衷末議疏

臣某題為仰荷聖明敷陳和衷末議以定人心以敦國體事臣一介草茅因緣高厚得補綴衣之末點簪筆之班伏睹

陛下臨御以來虛懷咸受下濟謙光禮貌大臣

招徠直諫崇引裾之盛節遵賜坐之鴻規薄海
內外孰不誦堯舜之君幸治明之世哉已而權
奸擅政朋比成風醜正即讐背公植黨其弊有
不可勝原者賴

陛下獨振乾剛大施夬決誅奸諛于既死召忠
直于遠方誠小往大來之會拔茅脫距之辰矯
首揚眉中外稱快近者御史丁某給事中王某
前後建言有所指摘因及閣部二三大臣交章
求去紛拏未已荷蒙

陛下寬恩但令薄處又覆
諭留閣部辭旨甚
溫臣接邸報私心戴服

聖天子仁義兼濟威照並行矣然臣愚竊計建
言之臣要非以求勝而為名高也不過慮奸萌
之復蔓懲死灰之再然所謂去邪勿疑除惡必
盡爾至如銓部題覆前疏言誠過當心或無它
蓋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此言官
之職也故不禁于吹毛而求疵人有細過掩匿
覆蓋之容有欲言者輒飲以醇酒此大臣之指

也故間至于疎節而濶目臣惟以 國家有真
是天下有至公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使
大臣而是也則雖市虎三言而中山之篋可寢
使言官而是也則雖鼎鑊有耳而漢廷之檻當
旌傳曰兵莫憐于志鏌邪次之故使其意而公
也則雖時有漏網而不得謂之養奸使其意而
私也則雖日見埋輪而終則淪于恃氣今在臺
省實無求勝之心而言稍近迫在閣部固欲自
全其節而中似未安

陛下撫有萬方至德薰蒸太和洋溢而 廟堂
諸臣先已若此甚非所以恢昭曠之觀而示平
康之體也臣愚以為諸臣遭際 聖明指天畫
地既已優容簾遠堂高益加溫慰則在今日大
臣無可去之義言官有觀過之仁芹曝私衷更
願

陛下並降 綸音絜如星日今後言官建白務
持大體即

祖制許以風聞言事亦不宜旁探曖昧瑣及細

微以傷雅道且使人得乘其隙而巧遂其彌縫之端其果有焚惑為心辯言亂政者銓衡顯斥之而不為苛此非斥言官也斥其焚惑而亂政者也大臣秉議務合僉謀即言官或以過激聞亦不宜持其一二屬耳之談率爾捕風之事以掩衆聽且併廢其言之是者而阻塞其後來之路其果有顯權自恣罔上行私者言官交擊之而不為峻此非擊大臣也擊其專權而罔上者也總之事無鉅細惟虛心而察理古不有相爭

如虎者乎臣無崇痺惟實心而體國古不有都俞一堂者乎辟諸一身手足耳目交相為用則天君泰然辟諸一室父子兄弟共致其情則家道昌熾理勢固然無足異者臣又嘗聞大臣不難于獲上而難于易退諫臣不難于遵晦而難于敢言今茲之事似庶為兩得之廼臣愚猶惓惓不置者則以今王塗清朗陽德方亨固宜朝廷有師師濟濟之風海寓成蕩蕩平平之化而議論多端衆情皇惑銓品靡定國是紛紜臣

故願

陛下明白曉諭一切與之更始湔其既往開以
自新九卿業經 廷推無數變易諸司仰體
德意必協寅恭俾人得以自輸其誠各安其位
羣策畢舉 國體益尊

陛下敬天勤民比有小青輒行修弭孳孳講學
務敦教化夫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又曰神
之聽之終和且平臣雖以職事在遠不任狗馬
戀闕之私敢用和衷之說進大小肅雍士庶鳧
惟

藻以光 聖治而承天庥萬載一時是在今日
陛下賜財擇焉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九 終

